

老地方

◎ 石庙子村祝氏人家为守陵人后代

祝乃杰表示，祝家始祖原居长白山，姓萨格达氏，至六世祖束微额娶喜塔喇氏为妻。喜塔喇氏系显祖宣皇后之妹（显祖指爱新觉罗·塔克世，清太祖努尔哈赤之父，顺治五年（1648年），追尊为显祖宣皇帝，努尔哈赤生母喜塔喇氏同时尊为宣皇后），故此被敕封为国戚。后随努尔哈赤征战到沈阳，天命元年为满洲正白旗第一旗驻防。

努尔哈赤驾崩后，皇太极继位登基。天聪元年，皇太极钦封萨格达氏之子孙谓“姨娘子孙”，并于天聪三年奉旨守护努尔哈赤陵墓——清福陵（今之沈阳东陵）。所谓“姨娘子孙”有别于一般人子孙，是因为“姨娘子孙”家里生男即享有禄米，生女即有胭粉银子。此乃正白旗之特殊礼遇，也属八旗子弟的一种荣耀。

萨格达氏家谱明确记载，祝乃杰是第十六代后裔。其曾祖父达凌阿福寿，留有三个儿子：祝崇吉、祝崇太、祝崇启，祝崇吉是祝乃杰的祖父。祖父留有四子四女，四个儿子中三伯年幼夭折，祝明振是祝乃杰的大伯，祝明江为二伯，祝明哲是祝乃杰的父亲，四个姑姑唯老姑健在，已年逾九旬。

祝乃杰父辈三兄弟共有十二个子女。大伯家五个子女，大女儿祝桂春在十二个兄弟姊妹中居长，大儿子祝乃金在兄弟中行二，二儿子祝乃仁行四，另两个祝桂兰、祝桂玉在姊妹中为老三、老四；二伯家六个孩子，长子祝乃林为兄弟中的老大，二儿子祝乃清为老五，祝乃顺、祝乃龙为哥哥们儿中的老六、老七，长女祝桂芝为姊妹中的老二，祝桂荣为老幺；祝明哲仅存独子祝乃杰一人，在兄弟中排老三。

祝乃杰的大伯祝明振、二伯祝明江一辈子都是农民，以种地为生。祝乃杰的父亲祝明哲年轻时曾在沈阳兵工厂学徒，工种为钳工，学成后成为技术工人，因无法忍受日本鬼子的残酷剥削和压迫，不得已返回农村老家种地，靠祖传的三亩地及园田维持生活，直到沈阳解放。1950年因解放后急需技术工人，祝明哲又重回工厂（沈阳中捷友谊厂）工作，直到1971年因公离世。大伯母、二伯母及祝乃杰的母亲均为家庭妇女，以操持家务为主。而今，父辈们全都过世了，他这辈儿十二个人中目前只剩祝乃杰、老弟祝乃龙，以及祝桂兰和祝桂荣两个妹妹。



石庙子大桥（祝颖供图）

浑河畔石庙子村 守陵人家的乡土记忆

◎ 浑河岸畔踩蟹摸虾抓鱼的自然之趣

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，部分正白旗人随顺治帝入关进了北京城，另一部分依旧留在沈阳，继续护守福陵，俗称“陵上当差”的一族。从那时起，祝家便在距皇陵仅五华里的浑河南岸的石庙子落地生根、繁衍生息，石庙子村即成为祝氏的家乡。

这个村落虽距福陵仅五华里，中间却有两条河流，除浑河外，其南端还有一条小河，村中人以大河、小河称之，大河既是小河之源，又是小河的归宿。从石庙子村上溯二十华里，有个村叫河夹心，因地势的缘故，浑河从这里向南岔出一个支流，该支流经干河子村折向西流，经石庙子村西又汇入浑河。小河整个流程二十余华里，但却有百余年历史，祝家就住在小河南岸。

这里是浑河冲积平原，土质肥沃，水量充沛，乃春种秋收的宜居之地。据祝老先生描述，那时的小河两岸林木茂盛，虽以杨、柳、榆树为主，但也杂生着山樱桃、山杏、李子、山里红等野生果树，更显得多姿多彩。每到春天，桃花红、李花白，鸥丽儿、铜嘴、黄雀等多种鸟雀飞跃其间，构成一个莺歌燕舞的大千世界。

小河沿岸植被丰富，使得河水水质极佳。河中生长着多种鱼类和虾蟹，浑河鲤子更是闻名乡里。那时，石庙子村祝氏家族的弟兄亲朋，都把下浑河凫水当作一大乐事，戏水玩耍之余，更重要的是在河中踩螃蟹、摸虾。虾儿经不住孩子们的扑腾，纷纷跳出水面，人们用双手一捧，便会把虾儿攥在手中，然后掐去虾须，抓住虾尾送进口中，那个鲜劲儿就别提多美了！

农闲时节，祝乃杰的大伯父祝明振常常带大家去小河捕鱼，用的是家里祖传的老抬网。祝明振先选河边有树丛的地方下网，绕着一墩墩的树根，来回拉几个回合，水桶里就盛满各样活鱼：鲤鱼、鲫鱼、鲇鱼、草鱼、白漂子、沙葫芦……应有尽有。

有了这些鱼货，怎么享用很有讲究，一般家庭大都胡乱炖上一锅了事，祝家则不然，这需从祝明振精湛的厨艺说起。在石庙子村，祝明振是数一数二的烹饪高手，但凡村里遇有婚丧嫁娶、迎来送往等大事情，他总会被请去掌勺。祝明振不仅刀功好，切出的菜有模有样，烧出的菜更是色香味形俱佳。尤其是祝明振的八大碗、四大件，更为乡亲们所爱，人称祝大厨。捕鱼回来，祝明振会精心把各种鱼都收拾干净，分门别类地放入盆碗中，再依据鱼的种类分别烧制：二斤重的鲤鱼红烧，大草鱼清蒸，白鱼、沙葫芦用盐渍后干煎，小些的鲤鱼、鲫鱼则做成一锅鱼汤……



祝乃杰（左三）重返老家石庙子村（祝颖供图）

◎ 杀年猪、吃杀猪菜的鎏金回忆

祝老先生说，孩提时代的记忆，最深刻的莫过于过年了，过年对小孩子来说，那是最盛大的节日，不知要好于过生日多少倍。过生日至多能吃碗面条加个鸡蛋，过年就大不一样了。“穿新衣过大年，杀年猪真解馋，手中还有零花钱。”这句顺口溜儿，的确道出了孩子们盼望过年的真实心理。

俗话说二十七八，宰年猪、杀鸡鸭。杀年猪是祝家过年的一场重头戏。吃完早饭，大伯母将要杀的肥猪从圈里赶来，关好院中的大门，院中央撒几把苞米粒。猪是贪吃的动物，它不知死亡将至，仍奔着苞米粒而去，就在它吃苞米粒的时候，年富力强的二伯父祝明江

和祝乃杰的父亲祝明哲便会展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三下五除二地将猪撂倒在地，立马牢牢地绑住它的双腿。猪在狂叫不止的当儿，已被祝明哲和二伯父死死地按在地桌之上。大伯母将接猪血的大盆放在桌边，盆里已盛好适量的冷水……不用一个时辰，原本活蹦乱跳满身黑毛的大肥猪，转眼间竟变成一个光光溜溜的大白条了。

年三十儿的晚饭俗称为年夜饭，寓有辞旧迎新之意。年夜饭主角非大伯父祝明振莫属，大伯母妯娌仨则为大伯打下手，择菜、洗菜，收拾好备用盘碗等。因为杀了年猪，菜肴丰富是没得说的，一户二十口的人家，南北大炕餐桌摆上，堂屋中间放张八仙桌，专为长辈享用。七碟、八碗摆满三桌之外，另有全家最喜爱的主菜：白片肉、血肠、猪肉酸菜钝粉条儿。祝明振做的白肉血肠，堪称一绝。

生活中的大伯父祝明振为全家族带来幸福和快乐，家政上也是一把掌舵好手。家族里的大事小事，他都与弟弟、弟妹们商量，但最后全由他拍板作主。祝明振为人处事精当、细致，待人接物朴实、憨厚，从不以言语伤害他人，因而在家族中威信最高，深得人们的信仰和尊敬。久而久之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祝家独特的家风：对内精诚团结，和睦相处；对外从善如流，平等待人。

而今年过八旬的沈阳老编辑、老作家祝乃杰与家人团聚时，常常回忆自己的家乡——沈阳浑河岸畔的石庙子村。前些年，他特意带家人回老家看看，过去的旧屋已然消失，曾经的景物亦面目依稀，唯记忆恒存。那些老去、故去的亲朋，那些快乐、纯真的时光，想起那些人那些事，想起“我的家族我的家”，祝老先生会情不自禁地陷入久远的乡土回忆，那回忆里沉浸满满的光阴感动，令人心潮起伏，以致泪眼婆娑。

◎ 祝氏守陵人家才子辈出

石庙子村祝氏一门不仅人丁兴旺，且才子辈出。20世纪60年代，祝乃杰的亲叔伯兄弟姊妹中，共有三个人考取了大学。祝老先生记得1960年暑假，在同一天、同一时刻，乡邮政员同时把两份录取通知书送到石庙子村，一份是祝乃杰的，他考取了辽宁大学中文系；另一份是祝乃清的，他被大连工学院（现在的大连理工大学）机械系录取。其后，祝乃龙在恢复高考后，第一批考入武汉测绘学院（现并入武汉大学，为武汉大学测绘学院）。此外还有一个是祝乃杰的叔伯侄儿祝世源，他是祝乃杰祖父祝崇吉的亲大哥祝崇启的重孙儿，在四服之内。1960年，祝世源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。

1965年，祝乃杰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，同年被分配到辽宁省辽阳实验剧团任编剧，1972年调到辽宁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（今春风文艺出版社）任文艺编辑。

祝乃杰和妻子李凤英共生育三个女儿，大女儿在大学的学报编辑部担任编辑，二女儿是报社副刊责任编辑，姐俩均继承了父亲的衣钵。三女儿为日本东京农业大学的造园学博士，学成后回国在大学任教。

三个女儿秉承着祝氏家族的优良家风，建设着幸福美满的家庭，她们的另一半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也都有出色的表现，子女们都学业有成。

眼下，祝乃杰和老伴都已步入耄耋之年，享受着儿孙绕膝、富足祥和的生活。

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